

# Table of Contents

[不想不愿不得不说的中国农村之现状](#p1)

[一、早婚](#p1)

[二、早育和晚育](#p2)

[三、死亡问题](#p2)

[四、教育问题](#p4)

[五 农村低保](#p5)

[六、农村的政治问题](#p6)

[七、土地问题](#p6)

[八、文化问题](#p7)

[九、关于教育再补充几句](#p8)

[十、农村赌博](#p9)

[十一](#p10)

不想不愿不得不说的中国农村之现状

农村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十余年，无论是学界的一些学者专家做出怎样的学术分析（关于三农

问题研究的论文，从社会学到传播学，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惊人高论（如农村土地私有化等），还

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但似乎都与真实的农村相距甚远。"农村"正在逐渐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方式，

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种陪衬。就像财主家办喜事的时候，总会叫上几个穷亲戚一样，诺大的荣国府也

有几个破落的远房，当然，这些装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关爱。

盛世之奥运会与农民何干？金融危机、股市楼市低迷貌似闹得城市里是人心惶惶，而在农村，一切似乎

并没发生过。该赌博的还赌博，该打女人的还继续打女人

前些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一纸风行的时候，我也看了，并且是在其还没有出单行本，还没有红火](https://www.secretchina.com/)

的时候，在《当代》杂志上看的。看完之后，也并不为然，因为，作为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人，

我认为这本书，距离真实的农村仍然很远。当然，若说两位作者是用农村这个题材而行沽名钓誉之事，

有乱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说，这本书中的诸多内容，只是一种常识。在农村，大家

都知道，只不过，这种常识，许多人不知道罢了，于是也就成为了一种"有力量、有勇气的文字"。

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是，我说的农村，是我的家乡，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地方。至于你若拿华西村

来作为中国农村的证明，我也不与你争辩。

好吧，接下来，就将陆续写上这次过年回家的一些见闻，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农村。对于一个

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学习并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场寻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壮的返乡，更是从后现代进入

了前现代，从21世纪进入了中世纪，个中滋味，有愤慨，有悲凉，有心酸，有无奈，不一而足。

一、早婚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这也是最让我震惊又感到悲哀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农民的愚

昧，是农村的落后。但无论用怎样的字眼，这些事情的确是在农村发生了。

,根据我国的婚姻法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

可是在我们村，1991年出生的一个男孩，准备在正月里结婚了（这个男孩，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县另一

个女孩，女孩的年龄我不知道，回家后过一次，那天很冷，其围着围巾包裹着脸，没看出具体年龄，但

我想，应该不大，因为在我们那，结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相当地震

惊，当然更震惊的还有，这个女的，还在冬天里打过一次胎（由此也反映，农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识的匮

乏）

回去之后，打听了一下，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一般都在20岁之下。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

有结婚的，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不然，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

对象了。

有一天，我遇见了前面所说的那个男孩（在我读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P孩，并且在我印象中一直

都是），我问其，结婚领证了没？他说没有，我说，没领证你就结婚啊。他说：不碍事。我问：那以后

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

一天，和我们村的大队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

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这个书记如是说。

早婚，在我们那里，现在可谓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或曰是产生了群体仿效反应，一个看一个。你20结

婚，我就19结婚，你19结婚，我就18结婚。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

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学坏了。

我们村的一个女孩，年龄就在19岁的样子，年底的时候，回家办了婚事。而孩子已经几个月大了。和男

人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

结婚证无法证明婚姻，只有在村里办了酒席之后，才是结婚。

因为早婚的现象，回去之后，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结婚。按照他们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

子上，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早婚的现象

了。

至于上面有人说要交代背景，我们村，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县的一个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许多

村庄一样。千余人左右，全是一个姓氏，有四个房系，有点像宗法制的乡村，人均4亩地左右，除了田

里的收入之外，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说，村民的生活并不是很穷，在我们

村，这几年就竖起了几座两层小楼（造价一般在15万左右），有人还买了一部夏利车（6万左右），当

然，村子里穷的人也很有。

二、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现象。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

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我们村的一对夫妻，结婚四年多了，没有孩子，男的就经常殴打女

的，不过，据说，女的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而男的死活不愿意去检查）农村的这些女人，

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岁一

样。

听说，村上一个女子，年龄刚20，08年春天结的婚，冬天里，小产了一次。) 在农村，一向都是结婚之后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貌似头胎

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纷纷去重

新做手术，然后再生一个。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经40，儿子94年生的，今年已经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这次回家看见

了，才1岁大。

90年代计划生育抓紧的时候，农村的妇女都要强迫去结扎，我一直认为，结扎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事情。

但仔细想想，也没有其它办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没法指望农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

孕药。

可现在呢，这些结扎过的妇女，而且都接近40岁的年龄，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父亲说"这几

年，一个看一个，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边的路上走来一个步履蹒跚，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认识，问母亲是谁，母亲对我说

是某某。本来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儿，三年前因病死掉了，（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曾经路

过她的坟，死的时候才十五六岁的样子），家里只剩下一个男孩了，于是又去做手术，现在又怀上了。

可她的年龄呢？我没问，不过根据我的推测，应该在45岁之上了。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这也就是新农村，有了网恋，有

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可以说是与城市接轨了。

在村口的那个房子的一面墙上，赫然粉刷着一行防治艾滋病的大字（具体的标语内容忘记了）

三、死亡问题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的那些我熟识的人，

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当然，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去。墓

地，我都选择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将会埋葬在那块如今满是青绿麦子的田里。

而我从来不关心，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里降临，因为他们都与我无关。起码与我的记忆无

关，

08年，我们村子里死去了三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除了那个女人，是因为偶然事故，从我们村一

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摔伤了头部，不治身死），我想说得是那两个死去的男

人。

两个男人，死去的时候都才60左右，一个59，一个60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晚期。

然后，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的很厉害的人，当然，没有医

保的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着死亡，

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这两个男人，那个60出头的，我不是很熟悉，暂且不提。而这个59岁的男人，则是需要说

一下。按照辈份，是我爷爷的父亲辈。

他有兄弟两人，他是老大，家里有个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远近十几里都很闻名（手工制作的

那种，炒了芝麻，用石磨磨制出来的、然后三斤芝麻换一斤麻油）。

年轻的时候因为穷没娶上媳妇，后来在80年代，买了一个云南的女子，后来，在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之

后，跑了。之后，他就一直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单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妇，有两个孩子，不过，在我读初中时候的某一个夏天的午后，在自家的梁头上吊

自杀了，据说，死的时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亲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后，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妇组成一个家庭，但因为年龄相差较大，弟媳妇没同意，

后来，弟媳妇又招了一个男人进门。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于胃癌。夏天被检查出来，元旦的时候死的。

暂且不去叙述村上的这些往事，毕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轻浮的。（初二那年，我们村一年之

内，有三个年轻女子，喝农药自杀了。恰巧的是，她们的坟，分别在在村子的三个方向上，一时间人心

惶惶，说剩下的那个方向上，还会再有一个）

年前的一个午后，我去田里溜达，远远地看见一座新坟，上面还有几个花圈。回家之后，赶紧问父亲，

那是谁的坟。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间又会多出几座坟来。

说到死亡问题，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之前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厂纷纷倒闭之

后，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初三的暑假，曾经作为娘家人，去过一次。

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虽然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讲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地。

后来呢，这里面就产生了猫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

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

警民冲突）

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

之前几年，还闹得要在村里设置统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后来也不了了之。现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

的田里。成为乡村田间的一种点缀。区别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坟头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县，成为了一种形式，甚而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

带。

竟然连死人的钱都挣

四、教育问题

据官方消息说，目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年前，参加一场婚礼，酒席上与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年龄都在40-50左右，我全

不认识，喝酒，开始聊天。

桌上一个人，掏出一款手机，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计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左右。另一个人问：刘主

任，这又是从哪里搞来得新手机？那个叫刘主任的说是某某送的，校长一个，他一个，后勤主任也有一

个。

那个问话的人，笑着大声说道：腐败啊，党都是让你们给毁了的，看来我要退了。

然后众人继续喝酒，吹牛，我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一个中年老师，刚做过手术（据推测，估计是痔疮一类的），说自己前几天喝酒，只能站着，说"我现

在就像孔乙己一样，站着喝酒"。众人大笑。

孔乙己，这个词让我当时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农村也许常有，而鲁迅却没有。2

这些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老师，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后来去读了师范专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师的，大多

出去打工。当然，没有关系农村的这些学校也很难进。

后来我放开了和他们喝酒，肆无忌惮地说着一些粗俗的话，最后我醉了。

虽然，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谈。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或是熬到初中毕

业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个邻居下的一个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

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的，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

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我问她，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她说不一定。有时候都到10点

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麦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5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抱怨，也许这就是

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才15岁，头发也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的像个老人一样。都是伤口和茧子。

15岁的年龄，所谓的花季雨季的岁月，所谓的青春，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让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农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

工？"

很汗颜和惭愧地说，我是我们村上这十年来，也可以说是自78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

第一个读研的人。可就这样的一个诺大的村庄，近十年内，算我在内，考上大学的（本科）也才三个人

而已。（说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铁屋子里，没有醒来的

人一样）

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

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

子。

若得知消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XX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

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底，很难想象，估计是安徽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是80多万，08年参加高考的

只有7千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

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我是2000年高中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复习到2004年，才考取一

个省内本科，）

小学教育差，导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完全没有实力（考上稍

微好的一些大学的，也都基本上是县城的孩子）

我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县里一个高中当老师，今年带高三毕业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说，班上70人

（文科班），学校给他的基本指标是一个本科，三个本科是超额指针（只要分数够三本就行），我问他

估计能考上几个，他说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子。

因为是高三，初四就开学了，初四上午，我同学非得让我去给他班上的学生们说上一些什么。让我给那

些孩子勉励一下。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孩子，我无法给他们说启蒙，说自我救赎，只能给他们描述大学的美好生活，勉

励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学习。

目前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了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

纫，电焊等。然后，就将他们输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

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

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

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

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我对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期望你们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顶

端，但我也不希望你们沦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们能够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时候也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

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布的观点。

五 农村低保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来说，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这样的官

方消息：

通过个人申请、评审评议、审核、报批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制度在实施中的公开、公

平、公正。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由乡镇、村委会具体受理。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

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

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

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

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

回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

着低保，而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低保。（当然，以我们家的状况，赡养爷爷奶奶

不成问题，但这件事，让人委实很生气。）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所谓的申请、调查，公正都成为了纸面的笑谈。

低保成为了权力这个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大队书记想给谁就给谁，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为了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

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我家没有，虽然，我爷爷今年85、奶奶80了。

我写这些并非是品头论足，而只是想写一下我所见的农村情况。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没有要一味地洗褪

自己身上农村痕迹的意思。无论面对谁，我都坦言，我是农村出来的。

此外，我也并非说是要让农民全涌入城市（某些学者所谓的在城市形成贫民窟的观点，实在是笑谈），

但你也不可以坐视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然后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后，成为渣滓。

没有人有权力，有何正当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说，农民就应该为这场国家现代化运动做出牺牲。, 他们生而为农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农村的政治问题

"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

午，我们村一个70岁的老人站在我们家门口，所说的话。

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连党员都不是，经常热衷于参与村上的事情，诸如核查村委会的帐，去县里上\*访

等等。

我父亲说这个人现在还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我问都写的是写什么？

--还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呗。

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列的书，但他经常会把马克思挂在嘴边，说起话来振振有词。

"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问题，这个社会已经变

了80%"，我拿出手机，将他的这些精辟的语言记录下来。

从县城里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一个村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红条幅，在冬日的村口，显得特别醒

目。条幅上写着：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这样的条幅，我哑然而笑。民主，直选，多么诱人的字眼。

回家之后，问父亲，在选举的时候，拉选票的现象特别严重。"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

是谁干"，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大队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占据了

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

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此外，还有农村的发展党员问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

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了培养个人亲信的管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

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政权，再这么折腾，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捣。而当权者

随便安排一个罪名，就可以将其搞定。

当年我们村有个光棍汉，特别地仗义执言，经常一个人去县里和市里上\*访，反映问题。他在路边的沟

渠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时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农药。别人都给用，就是不给

大队的几个干部家人用，为此还打过一架。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一个光棍汉领养一个

女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说其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还让镇子上的派出所将其带

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来后，变得老实多了。

"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说一些稍微

愤慨的话时。

七、土地问题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每亩660个平方），95年的时候，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

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

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

95年动过土地的时候，说是30年内不再动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来，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方，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谈到此事

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们说，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买卖了，他们

说，那很快就有人卖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的热情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

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们家曾经就种过近10亩的

棉花、也种过近十亩的薄荷，和三五亩的西瓜），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

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

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

虽然没有土地买卖，但在农村可以租土地来耕种（300元/亩/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

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

再说一下，去年的卖地问题。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貌似是从许昌到宿迁的），修

路要占用农田，这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

前一种的价格是18000元/亩，后一种的价格是12500元/亩（价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还可以用

来养鱼获利等，但我怀疑这个差价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了4.5亩）能够卖地的，都很开

心。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至于说土地抛荒的现象，我们那里没有，因为自己不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

前戏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次修路卖地的问题。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

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这些卖地的款拿出来村上平分，然后再重

新分配土地。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呢？还是集体主义时期思想的残留呢？

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了了之，但的确很吊诡，值得反思。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了农民的束缚，成为了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

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

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而如今，这块土地也许正在沦为鸡

肋。

八、文化问题

我一直认为在农村/农民那里，不仅有政治、经济问题，而且还有文化问题。暂且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决

定论，我认为，这个文化问题，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形式，影响着消费行为的

选择，也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我也一直很困惑，农村的文化是什么？有没有农村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在农村发挥著作用？

都说儒家文化在影响着国人，但在农村，你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你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

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里去了？是

谁让他们变成这样？

打架、吵架、通奸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春节里，因为赌钱、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

是打，然后是闹的头破血流。

有的人喝了酒之后，可以绕着村，骂一圈，想骂谁就骂谁，语词低俗。谁家兄弟多，拳头硬，谁就可以

欺负乡邻。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留着长发，染了颜色，并且还带了耳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李

宇春，在课本前面写上"非主流"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不知道WTO，但知道麦当劳，知道

网恋，会用qq找女朋友。

农村没有报纸，基本上每家一户电视，最近两年刚通了有线电视网络（许多人家因为收费，而不装有

线）。县电视台里永远都在播放着性\*药和丰胸广告，用词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几年，我们那里（基本上隔壁几个县都是）还兴起了一种很另类的唢呐文化。遇到红白喜事，基本

上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谁家不请，就没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时候，唢呐班子吹的真正的

唢呐，有好多种乐器、都卖力地演奏。而现在，只有三两个唢呐，配之以电子琴。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三十之上，姿色稍微有

上两三分，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高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

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我都在台下看过

脱胸罩，脱内裤的 --非全裸，不是从里面脱，就是从外面脱得剩下三点为止）。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处，都齐声叫起好来，或高喊

着"脱啊、脱啊、脱啊"。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

悲伤。若不脱，众人都会说这个唢呐班子不行，不过瘾。我想，鲁迅笔下的看杀人事件，也莫若如此。

前面有人说到信仰问题，的确，基督教最近几年在我们那里（不仅是我们那里）很兴盛，尤其是一些上

了年岁的人。每到星期天，都是去做礼拜的。

九、关于教育再补充几句

以身作则的说吧，从小时候，父亲就告诫我，农村人，要想跳出农村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考大

学。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保障，意味着洗干净泥腿子，进城做个"体面人"。

可现在呢，很少有人再有这样的想法了。

那个时候的农村，相比较现在，真的很苦，几十亩的麦子，都是用镰刀玩着腰一刀一刀割的，打场是用

牛拉着石滚碾的，十几亩的薄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大铁锅熬上好几天。

我读初中时候，成绩好的同学都去考中专了（97年左右），那个时候，农村人还满足于中专，因为高中

并不代表着大学，而且还要多浪费一些钱（那个时候，我们村有两个高中生，一个复读了好几年也没考

上，回家后先是搞养鸡，失败后外出打工了，一时被村上传为笑柄，另一个是学体育的，也是复读了几

年，终于考上了省内的一个师范专科，毕业后，竟然去了中学做数学老师了，真是一件比较神奇的事

情）。

由于我们县的高考升学率较低，就有很多人去读一些职业或民办学校（尤其是集中在西安和江西南昌这

两个地方，那两年，这些学校简直是去高中门口抢人，招生了一个都有提成的），农村人不懂，反正以

为都是大学。这些学校毕业之后，无疑还是打工，于是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所谓的大学的神话

了。与此同时，一个个外出打工的神话也在迅速地膨胀和传说开来，"某某高中没毕业，外出打工，一

个月八千块。"，我当然，相信，这其中有的是真实，但我更认为，虚假要大于真实。

说一个笑话，前几年，后面村上有个男生考取了北华大学的国防生。他们家连放了两个晚上的四场电影

来庆贺，还制作了大红条幅挂在门口。周边几个村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北华大学是什么大学？ "--谁知道，估计是北京清华大学吧？厉害")

"--啧、啧、听说人家这个大学不仅要钱，而且还给钱"

这些都是回家之后，我听父亲转述的。

以前，我总是坚持启蒙论调，认为改变农村的根本在于教育。要让农村的每一个孩子都觉醒，都认识自

己，认清这个世界。然后，一切就会好了。可现在呢？与其谈启蒙，不如谈救亡。破败的农村，该是需

要一种拯救了。

的确，现在很少的大学毕业生读书后会愿意回去建设家乡。你可以指责是忘本，是没有良心，当然也可

以指责我。但谁又理解这其中的苦衷？（这次回家听说，目前正在选派大学生到基层任村官了，我恐怕

这政策虽好，但估计又是半途而废，流于作秀，农村的工作，岂是一两个书生可以胜任的，农村的水很

深！）

我一个同学，大学本科毕业，最近很想回县城做生意（我们县城，目前就像是80年代初期的深圳一样、

一年开个批发部也有一二十万的收入，而我们县城的房价，目前是1500/平方米左右），但其父母死活

不同意，认为这丢面子。

就像我，坦然地说，四年前，当我从家到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的身后，就像一颗腾空而起的蘑菇

云一样，有一个正在膨胀升起的神话。常说，历史的洪流在裹挟着个人前进，就是这种感觉。我无法回

去，戳破那个神话，即使我在外面活得是怎样的辛苦。我想，起码给后来者，留一点希望也是好的，倘

若我也回去了，毫无疑问，我在众人眼里就是一场悲剧。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反面教材，读书无用论的

案例。

这是该叫做偶像的黄昏？还是悲剧者的诞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有的时候，也未

必是值得赞扬的，姑且不论其下场如何。

当然，你也可以指责我的软弱。这次回家，有时候半夜里蓦然醒来，总感觉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沦为魏连

殳、吕纬甫一样的人物。)

不是[不想](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tag/%E4%B8%8D%E6%83%B3)回去，而是走得太远，没有回去的路了。当我转过身去，发现身后已经没有一条可以回去的

路--以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十、农村赌博

有许多人都说到农村的赌博问题，的确，我们那里也很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

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的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

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炸金花。

说到赌博，就不得不提抓赌问题。我们镇上的派出所，简直就把抓赌当成了一种创收方式。无论是赌多

大的（就连五角、一元、两元金额的掷骰子也抓，我老妈有一年冬天就因为掷骰子，而被抓了一次），

是在赌的还是在旁边围观的，统统抓进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这简直就是违法，但这么多年来一

直是这样。当然，若是有点关系的，打声招呼，就没事，也不敢抓。

农村的假货问题。中秋回家的一次，我在村子的商店买了一瓶可口可乐，竟然是假的。据我回去的同学

说，村里的店就连牙膏，洗衣粉都是假的。我父亲说年前我们村一户人家办喜事，用的烟酒都是假的。

村上的人现在都懒了，连馒头都懒的自己蒸（我们那里是以面食为主），村里的小店里，啥都有。从馒

头到日常用品，肉类瓜果蔬菜，桶装的饮用水，还代冲煤气，代缴电话费。这次回家，听说隔壁有个

村，还开了一个超市（对，自选超市，微型家乐福，现代化的在农村的在地化例证）

两个人命不值钱的例子。其一，是我们后面村的一个老人，念过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

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经常在赶集的时候，去镇子上给人算命，虽然八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硬

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去上集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然后死了。最后，两家私了，肇事者

赔偿了1万块钱。回家，我问父亲，怎么才这么少的钱，我爸说"他都八十多岁了，还能活几年？"--生命

的价值，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去年，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上，一个女的，年龄是60多岁，去村里的医务所打针。针头还没拔出

来，人就死了。这明显属于医疗事故。最后，赔偿了4万5千元私了此事。

试想这两件事，若放到城市，会怎样处理？

农村的生活，似乎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在后现代与中世纪之间夹杂，像一条没有目的的河流，恣

肆地奔放，谁都不知道终究要流到哪里，当然，作为农民的他们，也从来不会去关心这些。

十一

多谢各位耐心读者，至于农村的其它诸多一些问题，诸如社会治安，留守儿童等等，我暂且没有去谈，

但我想，我已经说的足够多了。原以为，我所说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就是这样的一份常识，

在许多时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包装起来，告诉给国人。

是的，无可否认，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政府那里，农村问题目前正在得到重视。对此很是欣慰，但这种重

视，也是恰恰反映了问题存在的客观事实，以及紧迫性。ChinaByte论坛+ j/ T% s3 ~! l4 W

仔细看了诸位的回帖，有人认为这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阵痛"时期，但我想还需

要先深思一下，这样的"阵痛"是否就可以带来一个大家所期望的未来？此外，为什么要让农民来承担这

种"阵痛"？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吗？因为生而为农民，就必须要到城市里出卖劳动力？就必须从事卑

微的工作，就应该是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吗？就必须要为现代化作出牺牲？

一代人牺牲了，另一代人接着牺牲？前仆后继地成为路基，成为金字塔的底层？以承托起所有的伟大蓝

图和远大理想？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改革的合法性早已经通过各种管道被确立下来，的确，我也承认，改革开放决

策的正确性和历史必要性，但是否就应该一味地高唱赞歌，而不去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呢？

在农村，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前三十年时期的人在感慨"这个时代变了，社会

风气变了，人心也变了，要是在毛主席时代，都要拉出去枪毙。"

我也一直认为，人不是动物，物质上的富裕不可以成为精神上贫瘠的理由。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可换算

性。不要以为让农民吃饱肚子，住上房子，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了。

有人反驳说，相比较之前吃不上饭的时期，农村现在是很好的了。是的，这无可否认，但我们难道仅从

时间层面看问题吗？若是相比较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农村，岂不是更应该载歌载舞地欢庆呢？

所有的解决方案，都说将来会好的，等待产业升级，等待国富民强。好吧，等待吧，姑且不论这是否是

一个空头承许诺。起码，我爷爷是等不到了，我父亲不知道是否能够等到，我那些仍然生活在那块土地

上的兄弟姐妹呢。

他们看不到希望，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希望。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每一次回家，心情都会很悲凉，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家乡是不是就是我儿时的家

乡，是不是就是常在我心中挂念着的并有时候魂牵梦绕的家乡。

我承认，写出这些文字，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是在"揭丑"，当然，我也可以用另一个笔法，将我的家乡

描绘的温柔而甜美，勾勒的诗意而梦幻，有蓝天白云，有原野苍穹。但这无疑于阿Q不敢正视自己头上

的癞疮疤一样。

鲁迅先生说，掘心自食，乃知本味，这就是我所见的农村。诚如诸位所言：一声叹息。